

一本探讨爱与使命的书

谁的秘密能像他那样，缄默，崇高，
需要用几代人的生命去守护？
紧握一生的承诺，
穿过秘密的暗道，凝望远方。

六十岁的 秘密

刁仁庆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河南文艺出版社

六十岁的 秘密

刁仁庆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十岁的秘密/刁仁庆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5559-0442-7

I.①六… II.①刁…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7752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9.5
字 数 507 000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 一、最甜蜜的时候,男人的枪被偷走了 /1
- 二、做西门公司的掌门人? 他从未想过 /9
- 三、一起疑点重重的自杀案件 /18
- 四、谁在阻挠案件的调查? /27
- 五、漂亮闺蜜 /34
- 六、这么隆重的晚会,只为一个人 /41
- 七、西门洪剑的农场生活 /47
- 八、西门鸽不能说的秘密 /54
- 九、寿宴上的面孔 /59
- 十、她一直用说火辣不火辣、说寒冷不寒冷的目光凝视着他 /67
- 十一、徐娘虽老,犹自多情 /74
- 十二、风雪中的相遇 /81
- 十三、真复查呢,还是假复查? /92
- 十四、父亲的心事 /98
- 十五、秘密的调查 /103
- 十六、他从提包里搜出一个纽扣大小的窃听器 /109
- 十七、大师说,他不是算命的 /115
- 十八、洪小兵眼睛里迸出了两道寒光 /120
- 十九、在讨论“接班”的过程中,她和他成了同盟 /129
- 二十、“你们相爱了十几年,为何要这样害他?” /134
- 二十一、“你那美丽的宝贝女儿,在给你的老情人当小老婆!” /140
- 二十二、有人拿五百万封口费封吴家的嘴 /148
- 二十三、你公安内部人员不纯呀 /155
- 二十四、她在干一桩神秘的勾当 /162
- 二十五、你一个有妇之夫,为何要骗月儿的感情 /168

- 二十六、真戏假唱易，假戏真唱难 /174
- 二十七、寻找出卖爷爷的叛徒是父亲一生最大的心愿 /181
- 二十八、打草惊蛇 /188
- 二十九、神秘视频的炮制者 /193
- 三十、一部官场史就是一部忍让史 /202
- 三十一、令人费解的女人 /210
- 三十二、一件棘手的事，能实现三赢、四赢吗？ /216
- 三十三、这种人多了是一种不幸 /223
- 三十四、真正的平静，是在心灵深处修行驱念 /230
- 三十五、“阴谋，这一定是个大大的阴谋！” /236
- 三十六、这么机密的事儿，她为何把视频传给你？ /243
- 三十七、他所谓的爱老女人，可能牵连着讲不出口的事 /251
- 三十八、平稳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风暴 /257
- 三十九、万没想到，这个节骨眼上他向他摊牌 /264
- 四十、几十万买来的情报可靠吗？ /270
- 四十一、美人巧施美人计 /276
- 四十二、西门鸽将自己的经济利益与洪小兵纠缠在一起 /284
- 四十三、不雅视频的幕后人是她？ /291
- 四十四、西门鸽的心狂乱如麻 /298
- 四十五、哥哥对妹妹的秘密监控 /305
- 四十六、门前雪好打扫，瓦上霜不胜寒 /312
- 四十七、这盘棋，就是洪小兵摆的 /320
- 四十八、火石说出了他的秘密 /327
- 四十九、被藏起来的打鱼人 /333
- 五十、西门家族的除夕团圆饭 /340
- 五十一、出卖爷爷的叛徒找到了 /347
- 五十二、接班已经变成他的事了 /357
- 五十三、不得不警惕的传言 /363
- 五十四、谷子大师的绝密身份 /369
- 五十五、山雨欲来风满楼 /375
- 五十六、她的监控发现了深水区 /383
- 五十七、打鱼人之死 /392

五十八、放长线,钓大鱼 /400

五十九、把秘密材料交给谷子大师 /406

六十、火石焦虑难安 /411

六十一、抑郁的西门鸽 /417

六十二、受惊的苍蝇 /423

六十三、西门鹏决心破釜沉舟 /433

六十四、收网 /442

六十五、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451

六十六、三代人用生命守卫的秘密 /458

一、最甜蜜的时候，男人的枪被偷走了

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相聚，竟成了他俩在这个私密空间里的最后一次约会。因为，最甜蜜的时候，男人的手枪被别人偷走了……

初春，太阳一旦落山，天很快就黑了。

夜行鸟开始出巢，成群结队地飞翔。它们能在黑暗复杂的环境中穿行，适者生存这一大自然秘诀，在它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紧临护城河，有一处很上档次的院落，两层楼，有配房、有车库，院落很大。这护城河经过近几年的滋养和绿化，两岸树木枝繁叶茂，苍翠欲滴，各类花卉争奇斗艳，掩映生姿。前不久当地的日报发表了一幅航拍照片，从高空看这个城市的护城河，两岸绿浪起伏、郁郁葱葱，两条绿色的走廊有序平衡地延伸，好像伸向遥远的天际，很是壮观。护城河现在已成了园林湿地，清幽秀丽。真是“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从宽阔的马路下来，走进深街小巷才能找到的这栋红顶房子，早已被浓浓的垂柳、高高的青杨、大大的梧桐和细密的绿藤亲密地包围着了，像一座绿色的城堡，森严而神秘。

这里远离闹市，很静。如果晚上住在这儿，你会因太宁静而难眠。千百年来，护城河两岸的居民都是在这种静谧中过日子。

这栋房子平时没人住，但邻居们时常感到院内、屋内有动静。偶尔晚上有灯光，有电视声音，也有轻音乐传出，飘落在空气中。但现在是“各扫门前雪”的时代，谁也不去过分地关注这栋小楼的一切。

小巷路灯还没有亮的时候，院门轻轻地被推开，一个中等个子，看不出实际年龄，白净微胖的男人轻快地走进了院子。进门后，男人没有忘记反锁大门。他从容地穿过院落中央的小径，路径两边长满了琪花瑶草。他走到花池边，似乎放缓脚步低头看看脚下盛开的月季花和几株芍药。月季花红黄白粉橙各种颜色都有，芍药只有粉红的一种独放。院内打扫得干净，看来这里的主人是扫径以待了。

从屋内飞来一个甜甜的女人的声音：“还不快进来，磨蹭什么哪！”……

男人抬头看了看房屋的门。门半开着，发白的灯光透过门缝形成一个光柱打在车库的门口上，像一根竖起的、拉长的荧光棒。他像想起了什么，用右手摸了摸腰间，腰间挂的硬硬的、沉沉的东西安然无恙地卧在皮带下方。他利索地推门进去了，穿过客厅，来到卧室的房门口，看见微暗的灯光下，宽大床面上半躺着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大眼睛女人。她上身只穿一件露肚脐的白色软料背心，下身穿一件很柔软的灰色小短裙。女人深情地看着进来的男人，嫣然一笑。男人也向女人笑了笑，然后开始脱黑色的西服。脱衣服的时候，皮带扣碰着腰间铁器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男人把脱下的西装拿回客厅，挂在沙发边的衣架上。男人穿着深灰色的内裤和白色的西式衬衣回到卧室床边，还没等他弯腰，床上女人两只粉红色的脚丫如鸟儿翅膀一样，飞了起来，迅速缠在男人的腰间。瞬间，这双肉乎乎的翅膀又展开，飞到他的肩上。男人如摔倒一样霎时倒了下去……

客厅的沙发下，悄悄地伸出一只大手，把男人刚刚脱下的裤子轻轻拉下，然后又轻轻地把皮带上的手枪套打开，取出发暗的手枪。在这对男女正在迫不及待地脱光内衣的时候，手枪和那只大手如粘在一起一样，被移动到了沙发下面。一会儿，裤子又被放回了原处，这一切发生得神秘而迅速，如没发生一样。

“别急，你去洗洗澡吧！”女人眼含着盈盈秋水推开男人说。

“你洗过了？”男人问。

“我刚才已洗过了。”女人眼波流转地说。

男人下床走过客厅房门的时候，看了一眼他刚才脱下的西服，他似乎感到了什么，放慢了脚步。但西服静静地挂在那里，并没发现什么异常。他转身走进了客厅右边的淋浴室里。

男人很快就冲完澡，返回卧室的时候，床上的女人说：“把客厅里和卧室的灯都关了吧。”男人伸手边关灯边说：“你不怕黑呀！”女人说：“我喜欢黑暗，只有黑暗的时候，人才是真实的人！”

女人身上散发出一种特殊的气味，使男人马上进入了角色。床上动静很大的时候，客厅沙发边似乎也有一些动静。男人回过神来想：他已经把大门和房门都反锁住，房门被反锁住，肯定是进不来人的。这儿又没有小猫小狗什么的，能有什么动静呢？唯一可能是老鼠，这儿平时不住人，可能是无孔不入的老鼠在工作吧。狂热的女人没能让男人多想，两人进入神奇般的境界中……

平静以后，男人说：“亲爱的，我老了，不行了！”

女人忙说：“我亲爱的大叔，不准你说老，你不老，你在我心中永远不会老，你年轻，你很年轻，你太棒了，棒得很！”

他是她心爱的人儿，她平时叫他哥哥，动情时叫他大叔。他比她大20岁。

男人说：“年龄不饶人哪，我已到日落西山的岁数了，再说怎么年轻，也力不从心了，咱俩温存一次，身体得几天难受。”

女人说：“以后我们见面多说话好吗？不一定非做这样的事儿！你记住，我爱你，我只爱你一个人，你活到一百岁，我爱你到一百岁。以后你老了活动不方便了，我伺候你。”

男人说：“亲爱的，谢谢你，我快六十岁了，马上就要退休了，你还这样爱我，我真不知道你爱我什么呢。”

女人突然哭泣起来，嚤嚤的哭声像儿时外婆的纺车声。男人用力拥抱着女人的头，用嘴去吻女人的眼泪，咸咸的，带有一丝苦涩。女人仰起脸喃喃地说：“哥，我们在一起已经十几年了，你还说这样的话，难道你还不了解我？你说我是为了你的人还是为了你的权？还是为了你的家产？十几年来，我不嫁人，不要名分，不影响你的工作，从不提出一点点过分的要求，我为了什么你难道还不知道？女人一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就是拥有一份真正的爱情。我除了爱你，我什么也不需求。哥，真的，我很伤心！”

男人用力搂住她说道：“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你爱我。可我，我误了你的终身大事呀。”女人说：“什么终身大事？我爱着你就是终身大事！”男人说：“作为一个正常的女人，不能光明正大地做妻子，你不遗憾吗？”女人想了想说：“现在社会上有几个女人做了真正的妻子？大都是披着妻子的外衣罢了！我不奢望马上做你的妻子，我只想认认真真地做一个真女人！”男人说：“你越是这样，我心里越是不安呀，我更不安的是……”他说到这儿，突然不说了，只是用力去搂她，去抚摸她的乱发。

“说，你更不安的是什么？”她认真地问。

“我这个家……”他说。

“你的家庭情况难道我不知道吗？我等你。就是等不到什么结果，我也无怨无悔！”她很自信地说。

“还有……”他欲言又止。

“还有什么？”她追问。

这时，他的手机突然响了。从床头柜上拿起来一看，是他八十五岁老母亲打来的，他忙接听。只听母亲说：“鹏，你在哪儿？你爸嚷嚷着要见你，他说要跟你商量大事儿。”

他叫西门鹏，父母亲都称他鹏。父亲大母亲两岁，患有轻微哮喘病，冬天呼吸困难，进入春天好一些。一到夏天，似乎什么病也没有了。父亲眼不花，耳不聋，大脑很清醒，思路也不乱。八十七岁的高龄了，还照样是西门海有限公司的掌门人。

“我马上回去。”西门鹏回答说。

他放下手机，下床走过去把房灯打开，然后又去淋浴室冲澡去了。

床上的女人叫黄月儿。她眉目清秀，又白又嫩的脸上虽然略带几个看不清的雀斑，这不但不会影响她的美丽，反而给她增添了几分动人的姿色，像欧洲少女的面颊，百看不厌。她那令人怜悯、满含妩媚、黑白分明的双眼流露出镇静和成熟。她那弯弯的眉儿，高高的鼻子形成一条隆起的优美线条，彰显出她的处世精明。略长的下巴始终使她的整个脸庞处在无法回避的美丽中。



她的胸、颈和双肩都呈现出匀称的秀美和大气。她骨骼美感明显，身材苗条而秀丽，她那漫不经心地披下来的黑发掩映着自己全裸的胸脯，给白嫩的乳沟带来一些神秘。她用肘弯支着粉红色的枕头，那纤小得像少女般的手托着自己的头。她此时面无表情地躺在那儿看天花板，好像在研究什么、沉思什么。一只蛾子围着吊灯在飞，几次试着想落到灯罩上，但都没有成功。这只蛾子如果知道它这样飞舞是天底下最危险的事儿，它还会义无反顾地围着灯光转吗？可悲哀的是，蛾子们把这种可能会自取灭亡的飞行当作生命的幸福一代又一代地演绎下去。

西门鹏很快冲完澡回来了，开始穿衣服。

突然，他发现他的裤子被人动过。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警惕地拿起裤子，用手快速地去摸皮带上的手枪套，空的。

手枪没了。

他的头“嗡”地一下大了。

“我的枪呢？我的手枪呢？”他下意识地把手沙发拉开，没有。他忙去摸刚才被反锁住的房门，这会儿门虽然锁住，但没有反锁，这说明这个锁被人开过，而且是从室内开的。

黄月儿像被电击一样，一跃而起。她什么也没有穿，在日光灯的照耀下，皮肤显得格外的细腻、光滑和白嫩。

“你来带手枪了吗？”她赤裸裸地站在他面前问道。

西门鹏严肃地说：“带了，进门时我还摸摸腰间，手枪还在。”“这么说，咱这屋里有人进来过？”她紧张起来，忙回到床边穿衣服。

西门鹏是刑警专家，在省公安厅刑警局干了二十多年，由一个一般警员干到刑警局长，后来调入这个省会城市任公安局副局长、局长，现在是副市长兼公安局长。

西门鹏已经意识到了什么，但他不敢往下想。他很技术地把“现场”勘查了一遍，得出这样的结论：一、这室内进来过人，是在他进来以前进来的；二、此人已经离开了这栋房子，并把他的手枪带走了。

西门鹏推开沙发的一瞬间，就知道不妙了，因为这个常年不动的沙发后边，已经没有了浮灰，沙发下的地板上也被擦得很干净。肯定来人在此躺过。黄月儿不知所措地抱住了西门鹏，一个劲儿地问：“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又嘤嘤地哭起来。

西门鹏用力搂了一下黄月儿，然后轻轻地推开她说：“亲爱的别哭，你也

别怕，我出去看看。”他从墙上取下公安用的充电警灯，打开试了一下，雪亮雪亮的。他把楼房的每个角落都认真地看了一遍，从一楼看到二楼，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地方。他还爬到房顶看了，房顶静悄悄的什么也没有。他用手灯照了照院墙外刚刚长绿的树冠，树枝随着微风轻轻地波动，好像风平浪静的海面。一只什么鸟儿被惊动了，翅膀扇动着树枝，发出哗哗的声音。多只小鸟被惊吓了，轰的一声飞了起来。西门鹏关了警灯，下楼走进院里进行勘查。院子不大，但墙很高，没有攀登技术的人是进不到这个院子里的。他顺着墙根儿走了一圈儿，也没有发现什么。走到大门口，他很有经验地摸了摸锁，门还是在反锁着，说明这个偷枪的人不是从大门走的。他深深地知道，他勘查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因为受过训练的人要想进这个院里，是很容易的事。他年轻当刑警的时候，也不知攀登过多少院墙，开过多少房门。

黄月儿靠在门口呆呆地看他，明显地流露出憔悴的样子。她是个很脆弱的女人，往往一遇到什么困难，她的情绪都会降到最低。他可是这个大都市的警察头儿呀，谁有这么大胆量敢来偷他的枪？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在里边？尽管她和他相爱这么多年，她从未过问过他的工作和他身后的其他事情，但她隐隐感觉到目前这个省会城市阴云密布，风雨交织，很快就会电闪雷鸣。她想的第二件事是：她和西门鹏相爱是秘密的，知道的人不多。首先是西门鹏那个庞大的家族不知道，当然也包括他老婆田野香。其次是她黄月儿家里人不知道。社会上知道的人也是少之又少，谁会知道他俩在这儿有房子，又准确地知道他俩今天晚上在这儿约会呢？她越想越怕。这些年来，她父母对她离婚后不结婚不嫁人很有想法，一度要和她这个女儿决裂。自从跟了西门鹏以后，她谁也不想，一心一意做他的地下妻子。然而此时，有人不但在偷偷地看他们的床上戏，还把他这个管警察、破大案的头儿的手枪偷走了，你说可怕不可怕？……她这会儿脑子很乱，不知所措地看着西门鹏在院里忙乎。

西门鹏回到卧室，无力地坐在沙发上。黄月儿走到他身后，双手放到他的肩上，轻轻地给他按摩。“怎么办？”她有气无力地问。西门鹏想了一会儿说：“亲爱的，越是关键的时候，越是要冷静！急事慢处理，热事冷处理，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万全之策！我想了，这不是为用枪而偷枪，也不是为作案而偷枪，而是为我而偷枪！”

“为你？为你什么事儿？”她不解地问。

他说：“现在我还吃不透这背后有什么阴谋，但肯定是个阴谋。偷完枪后一定还有事情找我，我没有猜错的话，偷枪只是他们阴谋的第一步。这件事

先压压，等等再说，以静制动，见机行事。”

黄月儿从他背后绕过，来到他面前坐下来，用手理了理她的浓发，担心地问道：“现在社会上这么乱，今天这儿用刀砍死人了，明儿那里发生爆炸案了，丢了枪是件大事，你不往上级报告行吗？”

西门鹏沉稳地看着她，伸手理了理她的头发，又用手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脸蛋说：“乖，别怕，一切由我顶住。我已经想好了，这件事目前还不能汇报，坚决不能汇报！一旦汇报，就会被当作大案立起来，那样的话一切都得公开进行，偷枪的人搞不好就会铤而走险。我想这个盗枪的人不是为了作案，而是另有目的，他有可能想捞到点什么，也有可能是想控制我什么。我想用这把手枪作为引线，看看紧跟着后边是什么阴谋！”显得那么自信和胸有成竹，黄月儿听罢点了点头。

西门鹏像在自言自语地说：“也许是对方看出了我这一点心思吧，所以才敢来偷我的枪。”黄月儿问：“你的什么心思？”西门鹏叹道：“我不会往上级报告的心思呀！”黄月儿听罢，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黄月儿这时有点饿了，她忙站起来对西门鹏说：“我给你做点饭吧，你想吃什么呢？”西门鹏看她一眼说：“一会儿我们回去各吃各的吧。”此时他把话题一转说：“我还得给你说件事，你心里一定要有数！”黄月儿听了心里一惊，忙问：“什么事？”

西门鹏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刚才我俩在床上有可能被人录像了。”

“啊！”黄月儿心里犹如电击一样，刺疼了几下，浑身难受。她反问道：“你怎么知道？”

西门鹏似乎很有把握地说：“你想啊，来人能潜伏到咱这屋内，能把我的手枪偷走，他就能录像。不管他将来的目的是敲诈也好，坏我前程也好，还是有别的什么目的也好，他多掌握一些制约我的材料，就加重了他将来掌控我的筹码！我感觉他会录像的，他一定会用咱俩的视频作为筹码制约我不许报案！”

“他不会传上网吧？”黄月儿感到世界末日真的到来一样。

西门鹏摇了摇头说：“目前不会，以后难说。”“天哪，如果把咱俩……传上网，我可怎么活呀！”她此时联想到一些网站上的不雅视频和裸照风波，浑身发抖起来。西门鹏忙安慰她道：“别怕，乖，我会处理好的，我绝对会处理好的。我手下有几千名公安干警，拥有各种各样的侦查技术，别怕，事情很快会平息的！”

“但愿如此吧！”黄月儿目光黯淡得像快要入睡的小猫咪。

这时西门鹏的手机又响了。他一看是妻子田野香的手机号码，平静一下情绪，然后接电话。只听田野香对他说：“我们都到家了，你还不快回来，老爷子问你呢。”

田野香说的“家”就是他父母住的老宅，他们家族的司令部。他合上手机，忙对黄月儿说：“我得回去了，今晚上丢枪的事儿不准对任何人讲，记住了？”黄月儿点了点头。

“我走了，一会儿你回去开车慢点。”西门鹏对她说。她也关心地说：“你也慢点，到家了给我发个信息。”他说好，然后走过去又拥抱一下黄月儿，走了。

西门鹏一走，黄月儿突然感到身上凉凉的，她有点害怕，忙收拾东西，锁好门，逃出了这个静静的大院。

二、做西门公司的掌门人？他从未想过

这个城市叫风台市。风台市是个省会城市，一到夜晚就十分热闹，大街上人来车往，灯火通明。

西门鹏的车停在一棵树下。他悄悄地走出小巷，环望了四周，这儿人很少。有环卫工人在扫垃圾，唰唰的扫地声扫走了路上的杂物。有卖小吃的小夜市摊儿，有三三两两的人在这儿吃夜宵，同样也是默默无语。西门鹏怕遇到熟人，特别是怕遇到巡逻的警察。在这个城市，他不一定认识每一个警察，可每个警察都认识他。他此时感到身后有一双眼睛在盯住他，似乎盯得他后背发疼。

突然，大树下的阴影里，有个穿得破破烂烂、感觉满身脏兮兮的光头和尚歪歪晃晃地走了过来。他与和尚打个照面。他突然发现和尚向他投来的目光是那样的锐利，直穿心脏。他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冷战。和尚边摇摇晃晃边疯疯癫癫地唱着歌儿：“心儿空，人儿轻，心空人轻遇神灵。事儿恐，物儿清，事恐物清遇佛经。厌恶行，劝善经，我佛主宰皆报应……”

他唱的尽是一些“空空空，经经经”的不经之谈，其他什么也没有听清楚。

西门鹏从来就不理会这样的人，不看只听，向他停车的方向走去。

他每次到这儿和黄月儿相聚都是开地方牌照的私家车，这个车是“西门海”公司给他配的，他只有办私事的时候才把它开出来。

他心事重重地向他家老宅子驶去。

西门在这个城市是个大家族。父亲西门洪剑今年八十七岁，虽须眉交白，但面色红润，大脑清醒，思维敏捷。他天性严谨，不苟言笑，他的儿女们都有一些怕他，真正称得上是一位笑比河清的老人。他三十年前下海经商，白手起家，经过艰苦的奋斗，他的“西门海”公司早已是主板上市企业了。现在在全国提起“西门海”基本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西门洪剑20世纪80年代初从倒腾粮食开始，不到十年工夫就完成了资本积累。20世纪90年代初，他转型向电子领域进军，从刚开始售电子产品，到后来生产电子

零件，再到后来研发电脑软件、智能手机配件、卫星定位设备、航天航空特定物件等，公司越做越大，越做越强。同时他还向地产、重型机电产业领域延伸，把“西门海”公司培育成了跨行业、跨领域的大公司。现在这个企业在全国十几个城市都有分公司，香港、澳门、美国、俄罗斯等地区和国家都有分支机构。有哲人讲：人要成功，需要朋友；人要取得巨大成功，需要敌人。其实西门洪剑的心里常常是装着敌人的！

西门鹏兄妹四人，他是老大。老二叫西门鸣，是他的双胞胎弟弟。别人的双胞胎弟兄基本长得都一模一样，他们兄弟俩长得远看一样，近看差异很大。老三叫西门鹤，比他小五岁。老三从小就瘦，现在还是细腿细腰细胳膊。母亲说他吃味心食，因为他比两个哥哥的饭量都大。妹妹叫西门鸽。妹妹虽然已四十有余，但她懂得色彩艺术，了解服装流行走势，平时穿衣服着重色调搭配，加上她的服装都是款式新颖、高雅不俗，她走路姿势既轻盈又趾高气扬，给人一种既青春美丽，又成熟老练的气息，打眼看上去，她也只是三十来岁。她目前拥有雄厚的资产，办事说话底气十足，浑身上下都洋溢着大家闺秀的风范。他们兄妹四人虽然为人处世都继承了西门家族的优点，老练、低调、有城府，与人为善，忍让为是，恢廓大度，但还是有不同之处。全家人除了西门鹏在政府工作外，大家都在“西门海”公司供职，并掌管着公司各个要害部门。父亲是总裁，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是副董事长、部门经理。他们各自分管一个部门，都潜心经营多年，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经营管理体系和嫡系团队。他们西门家族有多少资产，似乎谁也说不清。据“西门海”公司的核心人物出来说，上千亿元的资产还是有的。兄妹4人中，除了他西门鹏不关心他们的资产外，其他三人都在打小算盘。因为，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谁接班，家产怎么分，目前还没个谱儿。

西门洪剑年轻时在市商业局一个下属公司上班，因性格刚毅，守正不阿，看不惯公司经理林发明面光里虚的工作作风，大会小会常给林发明提意见。不久他就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一个叫七沟的农场劳动。母亲当时在商业局机关团委上班，后来也申请去了农场。西门洪剑被平反后，夫妻双双返回市商业局上班，这时林发明已升为商业局党委书记。因他们两人有过节儿，林发明还是时时处处与他“过不去”。西门洪剑有了被打成右派的教训，也就不再与他计较。加上他在农场多年，形成了一种新的自由生活习惯，已不适应在机关上班，不久他就下海贩粮食。父亲母亲刚从农场回来的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但父亲吃苦耐劳，甘于吃亏，加上脑子灵活，攀亲托熟，很快就

成了暴发户。母亲后来多次对西门鹏说：“你爸爸说下海经商我是不同意的。后来他去北京出一次差，也不知道见到谁了，回来就下决心辞职经商。我们在农场辛苦了二十几年，好不容易回城休养休养，他又下海折腾去了……”在父亲下海之前，西门鹏已考上了大学，学习法律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了省公安厅工作。警察这个职业，他一干就是近四十年。

他不热衷于父亲的生意，但他对自己的警察工作倒是很热爱，并且下苦功夫把它干好。

他们的老宅是上辈人留下的，后来经过翻新扩建，形成了现在这座六层住宅。门楼盖得很低调，像个街道企业的大门。但一进院内，所有的豪华和气派都彰显出来。车库、花园、游泳池等设施应有尽有。保安、厨师、保健医生、保姆等服务人员上上下下十几号人也都住在这儿，为全家人提供全方位服务。这是一个中国目前典型的“民营企业”大家族。他们的老宅过去并没有这么大的面积，后来把周边十几户的宅基地“团购”了，然后进行扩建，形成现在这样的格局。

然而，这么大的院子，这么高的楼，目前只有垂暮之年的父母和服务人员居住，兄妹四人都另有宅舍。他们单独成家，各过各的日子。这里虽然是“西门海”的总司令部，但平时大家都在自己的公司忙事，如果不是父亲召唤回家开会议事，大家很少回到这儿。只有西门鹏时常牵挂父亲，有空就往家里跑。他常想，人生在世，椿萱并茂，是大幸也！

西门鹏把车开到门口，两名男保安忙把大门打开，他进院后把车刚停稳，一个老保安跑上前忙把车门打开。他下了车，妻子田野香迎了过来，后边跟着妹妹西门鸽。“怎么回事儿？这么晚了爸爸让我回来干啥？”他问她俩。田野香说：“母亲说刚才父亲大呼小叫让你回来，这会儿却睡着了。可能是等着你了！”妹妹说：“爸爸一有大事只跟你一人说，我们问人家不说。”她说完笑了笑。他走进一楼的客厅里，母亲和保健医生在谈论着什么。见他走进来，保健医生忙站起来说：“老爷子这些天情绪很好，饭量很均匀。今晚上不知怎么突然不吃饭了，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见你。见你不回来，就睡着了。”

保健医生是位四十多岁的男人，是“西门海”公司从北京聘请来的名医，年薪五十万元。他的职责是担负着整个家族的卫生保健工作。他叫贾梅，像个女人的名字。目前夫妻双双都在“西门海”公司上班。妻子反而起个男人的名字，叫陈勇，在公司办公室管理档案。